

【岁月留痕】

## 大杂院里的旧时光

□ 仲海娜

又想起那个无数次出现在眼前的画面，时远时近，清晰得仿佛就在昨天。那是1984年春天，一个普通的下午，十二岁的我午睡醒来，慢慢整理着床铺，忽然被窗外一阵清脆的鸟鸣吸引，不由自主地望向窗外。院子里那棵粗壮的老杨树，枝叶舒展，枝叶间藏着两只小鸟，啾啾地叫着，声音轻快又温柔。它们在说什么呢，是在感叹天气正好，还是在商量傍晚要去往哪里？我无从知晓，只是静静地站在窗前，呆呆地望着。

一阵微风轻轻拂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像是在低声呢喃。午后的阳光褪去了正午的燥热，变得温暖柔和，落在身上，有一种说不清的安心。我眯起眼睛，看阳光穿过叶隙，晃悠悠地洒下来，那一刻，我竟看得入了神，忘了周遭一切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心事，世界安静得只剩下风声、树叶和鸟鸣。那是我年少时第一次真切体会到的幸福——安静、松弛、美好，简单到极致，却又深刻到心底。

我整个少年时代最浓墨重彩的记忆，都留在了这座烟火氤氲的大杂院里。那段长达四年的时光，朴素、热闹、鲜活，成了我半生回望时最柔软的底色。

大杂院里有妈妈单位的一栋老式三层宿舍楼，因为妈妈工龄长，分到了西侧一楼的挂耳套间，比楼上那一长排单间宽敞些。每个楼层都有一条长长的栏杆，凭栏望去，满院的人间烟火尽收眼底。

我家南侧窗下有一方小小的鸡舍，我和哥哥每日的任务，便是剁各种菜叶喂鸡。随着咚咚的声响，菜叶散落一地，现在想来，那声响里似乎还藏着当年的不情愿。这件我当年最不爱做的事，如今回想起来，却格外真切。

哥哥好动，酷爱武术，爱看书，爱讲故事，肚子里仿佛装着说不完的传奇。每到中午，他就在窗外给围坐一圈的小伙伴讲《三国演义》，手舞足蹈，声音热闹响亮，常常吵醒正在午休的妈妈。于是，精彩的故事里，总夹杂着妈妈无奈又生气的训斥声，这个场景成了大杂院里最生动、

最难忘的日常。

大杂院中央有一条长长的水池，那是整个院落最有生气的地方。大人们每天在此洗菜、洗衣、拉家常，欢笑声中，似乎把平淡的日子也洗得干净又明亮。

在那段朴素的岁月里，爸妈省吃俭用买了一台收录机，在那个年代，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宝贝。从此，小小的房间里时常回荡着我们全家歌唱的旋律，连空气都变得温柔明亮，也悄悄埋下了我后来热爱的种子。

我最喜欢夏天的大杂院。妈妈单位的电视机，会搬到我家窗外不远处，只要天气晴好，傍晚就会准时开播。大人们搬着小板凳围坐观看，孩子们在一旁追逐嬉闹，笑声与电视剧里的旋律交织在一起，定格成最难忘的夏日画面。

整整四年，我就在这热闹又安稳的烟火气里度过了难忘的时光。五年级那年，我们搬离了大院。临行之际，我心里满是不舍。这里有我全部的少年记忆，有朝夕相伴的伙伴，有一整个院子的烟火、吵闹与温柔。后来我又独自回去过，站在熟悉的窗外，屋里人影晃动，却早已不是我的家。那一刻，我的鼻尖一酸，眼泪掉了下来。

我本就是一个爱怀旧的人，长大后，儿时的画面时常在脑海里浮现。无数次在梦里，我又重新回到那个熟悉的大杂院，走在已经老旧的楼梯上，一步一步，心里悄悄期盼，转角能遇见当年熟悉的人，听见熟悉的声音。

这么多年过去，走过很多路，见过很多风景，可每当心生疲惫，心里总会先想起那段在大杂院生活的日子，想起1984年那个温柔的春日午后。原来，最珍贵的时光，从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那一刻心无杂念，岁月温柔，万物可爱。那些烟火人间，那些吵闹日常，那些天真执拗，那些安稳瞬间，一起构成我再也回不去的年少时光。它们不曾远去，一直静静留在我心底，也将继续温暖往后漫长的岁月。

（作者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、青岛市语言艺术研究会副会长、胶州市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主席）

【若有所思】

## 当言语长出表情

□ 袁成

最近收拾旧物，翻出一摞中学时代与朋友互传的纸条。上面的字迹早已褪色，但有几张的边缘，画着歪歪扭扭的简笔画，或是一个气鼓鼓的圆圈表情。这些简陋的涂鸦，比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更先攫住我的目光，仿佛还能听见当年教室里传来心照不宣的笑声。那时我们觉得言语太直白，又不会别的，便只好画下来。

如今，言语的表达空间似乎更大了，却又时常感到一种新的“词穷”。语言的精确性，有时反成了一种负累。尤其是在手机屏幕那块小小的方寸之地，几行文字敲出去，总觉得轻了不是、重了也不是，轻了显得敷衍，重了怕对方多心。记得有一次，一位好友在深夜向我倾诉家中变故，字里行间是化不开的疲惫与悲伤。我对着对话框，反复删改，总觉得任何安慰的言辞都像隔靴搔痒，苍白无力。最后，我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发了一个紧紧相拥的卡通表情。她回了我一个“哭泣”的表情。那一刻，隔着屏幕，我仿佛真的触到了她颤抖的肩膀，无声的慰藉在静默中完成了传递。

这大概就是表情包最奇妙的用处了。它像一层柔软的、略带夸张的卡通外壳，将我们那些不好言说的、怕说错的真实情绪包裹起来。激烈的争执将起时，一个“捂

脸笑哭”丢过去，那点怒意忽然就泄了气，变成略带尴尬的“算了算了”；想表达十二分的感谢，一个“疯狂磕头”的动态图，比一句“真的太感谢了”生动太多。情谊在滑稽的动作里显得格外真挚，呈现一种情绪的状态，邀请对方来意会。它让我们的沟通有了一块可以喘息的缓冲地带。

从前读古诗，爱极了那些“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”的瞬间，总觉得最高级的情感涌动中，语言反而多余，静默才是满的。在这个网络时代，铺天盖地的信息里，要寻一处妥帖的“静默”来表达自己，竟也成了奢侈。于是，那些不会说话的表情，便成了我们现代人“无言的言说”。它像一艘安静的小船，载着我们心里那些微妙的、毛茸茸的、难以名状的情感，安全地驶向对岸。对方接收到的，不是一个定义，而是一片可供感受的情绪的湖。

我珍藏着那些画着笑脸的旧纸条，也渐渐理解了，为什么我的收藏夹里会存着那么多看似无用的表情。它们都是渡船，当语言之桥有时显得太硬、太窄时，这些小小的、生动的意象，便温柔地托住我们，让我们不至于在情感的湍流中失语。一个恰到好处表情，载着的何尝不是另一句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呢？只是这“声”，化成了色彩与形状，在数字的河流里悠悠地漂着。



【人生随想】

## 谷雨三美

□ 钟倩

“杨柳絮随风舞，雨生百谷夏将至。”谷雨，乃是春天最后一个节气，意味着春将尽，夏不远。

花都开好了，树木也有浓荫了，天气不冷不热，尽情出来玩儿吧，大自然向人们发出邀请。雨生百谷，春生之气盛极，这是一年中体感最舒适的节气之一，有的地方“谷雨种大田”，有的地区“谷雨谷满田”。对都市里的人来说，明显感觉雨水多了，常迎来小规模的降雨，且时常伴有雷电。

南方梅子青青，北方牡丹盛放。谷雨花信风：一候牡丹，二候荼蘼，三候楝花。谷雨前后看牡丹，菏泽牡丹甲天下。今年春天来得早一些，朋友赏花归来发来照片，先去百花园，又到古今园，最后打卡曹州牡丹园。花大盈尺，色彩鲜艳，红的、白的、粉的、黄的……热闹至极，人与花相映，使人感喟“刹那芳华”，又醉饮春光，忘却身在何处。当年，汪曾祺先生参观牡丹园后题字留念：“造化师人意，春秋在畚鍤。曹州天下奇，红粉黄金甲。”

如果说赏牡丹是一场精神的盛宴，那么采茶则是感受自然的律动。在南方，清明节前采摘的茶叶叫明前茶，谷雨时节采摘的茶叶则叫谷雨茶，前者贵在嫩，后者重在味浓，芽叶肥硕，香气撩人。喝谷雨茶，有清火明目之功效，把春的沉淀喝进肚里，换来整个人的神清气爽。谷雨，喝茶去，想起作家简媜的话：“我终究不似陆羽的喝茶。我化成众生的喉咙，喝茶。”

有山有泉的城市自然有好茶。唐代开元年间，济南附近的灵岩寺是中国饮茶的北方发源地，灵岩寺“禅茶一味”由来已久。“汲来且煮南山茗，清沁诗肠兴不孤。”近几年，长清举办谷雨茶采摘节，现场炒茶，煮茶论道，融通古今，雅趣横生。

春天属于乱穿衣的季节，“春如四季，晴雨交替”将持续到“五一”。午后一阵太阳雨，傍晚时分说不定就放晴。所以，古人写道：“榆荚雨酣新水滑，楝花风软薄寒收。”“榆荚雨”与“楝花风”比喻精妙，一个谐音“榆钱”象征生财，另一个寓意人丁兴旺，生动诠释阳春三月的节候特征。

谷雨前后，有三个“烦恼”：倒春寒、杨柳絮、过敏性鼻炎。物候变化与人体内的潮汐变幻相呼应，“倒春寒”不用赘述，就说那一团团乳白色的柳絮，像极了“四月雪”，吹得路人抬手遮面。而过敏性鼻炎防不胜防，很多人有过过敏性鼻炎，每年这个时候我都必备防过敏药。

除此之外，谷雨还有“三美”：仓颉之美、浮萍之美、蚕桑之美。每个节气都是农耕时代的精神烙印，谷雨是春夏衔接，亦是传递奉献。仓颉通过观察自然万物创造最初的汉字，感动天地鬼神，上天降下一场“谷子雨”，那场雨也叫粟雨。从刀笔留痕的甲骨文到方块隽永的汉字，延续着我们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。仓颉造的是字，也是华夏民族最浪漫的诗句。

古人梳理谷雨三候：一候萍始生，二候鸣鸠拂其羽，三候戴胜降于桑。萍草无根，静以承阳，所以我们常说“萍水相逢”，大千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相遇，本身就是件非常奇妙的事情，而植物早就为我们做了模拟。谷雨时节，演绎萍与水相逢，天上的雨水，地下的谷物，还有人间最动人的萍，这难道不是最浪漫的图景吗？此时，戴胜鸟在桑树上筑巢孵育雏鸟，桑绿连缀成大片浓荫，葇果累累枝头，正是桑叶肥美之时，民间遂称“蚕月”。

“蚕月桑叶青，莺时柳花白。”学生时代，校门口就有卖蚕和桑叶的，我买回家，将蚕养在纸盒子里，每天观察蚕的变化，写进日记里。犹记得，晚上灯下伏案写作业，小蚕传出“沙沙”“沙沙”的响声，我忍不住跑过去看，不禁嘴巴张成“O”形，它们蠕动着圆润的身子，啃噬桑叶的速度惊人。多年后从事文学创作，我经常形容自己的阅读“像蚕吃桑叶那样”；而蚕吐丝、结茧，变成飞蛾、产卵，好比人们成就一番事业的艰辛过程。一句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，说的正是奉献的至高境界。

雨生万物，谷惠众生。“谷——雨”，当轻轻启唇，声音弹拨而出，仿佛把春的精华含纳在胸膛间，吐出一股清气。身边有朋友给自己的孩子起名“谷雨”，唤他名字的时候，仿佛刚刚下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雨，心灵变得澄澈。苏轼当年在密州创作《望江南·超然台作》：“试上超然台上望，半壕春水一城花，烟雨暗千家。”烟雨如镜，诗人自鉴，是排遣情绪，也是豁达超然。

这个春天，我先后经历了失眠、感冒与母亲生病，身心俱疲。但一场雨的润泽，又使我重新积蓄力量。每个春天都是独一无二的诗章。当泉城公园丁香园里响起《丁香花》的熟悉旋律，当晚樱爆开如瀑布，流苏花开如绮云，鲜花盛宴已经准备就绪，正在邀请我盛装出席。

我知道，春天已经进驻到我的心里，再也不会离开。

（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